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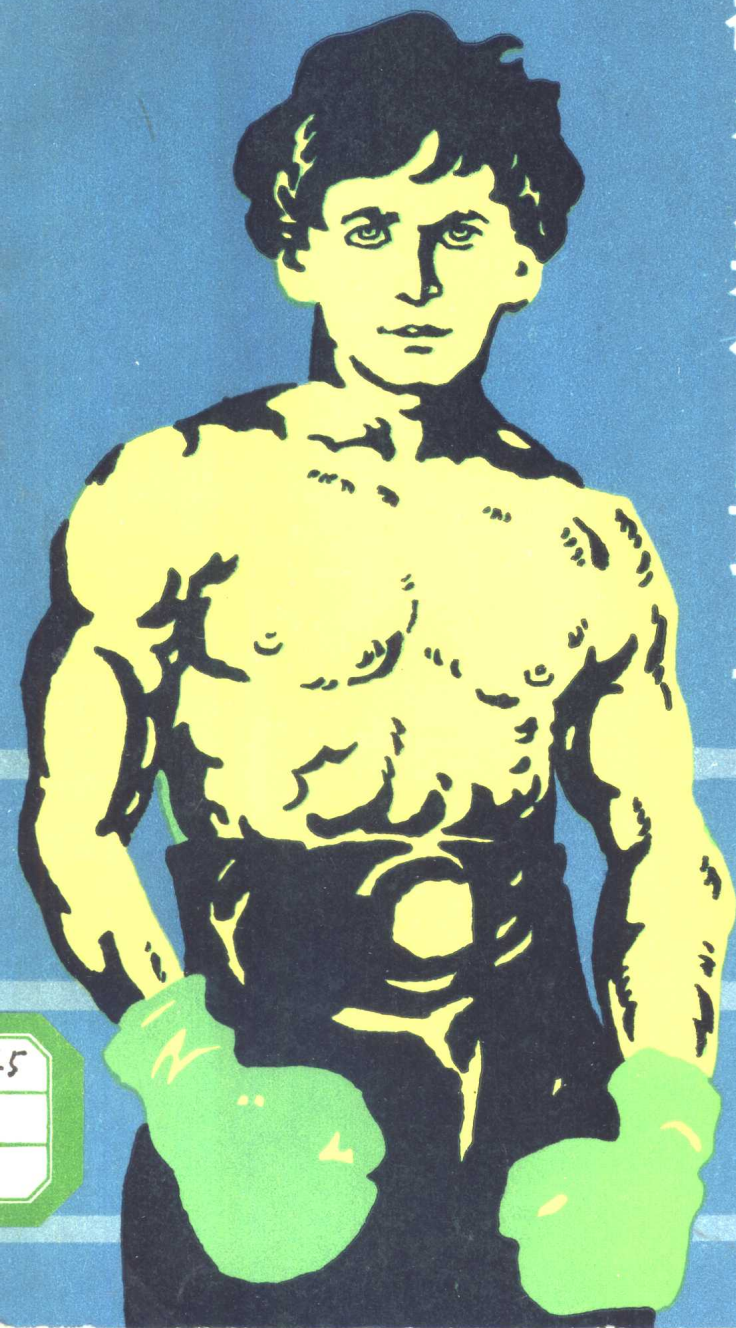
【英】 萧伯纳著

韩祖铎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CASHEL BYRON'S PROFESSION

卡歇尔·拜伦的职业



CASHEL BYRON'S PROFESSION

卡歇尔·拜伦的职业

[英] 萧伯纳著 韩祖铎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妙夫

责任编辑 仇知白

George Bernard Shaw
Cashel Byron's Profession

根据美国卡克斯顿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丛书的《乔治·
萧伯纳小说选》(1946年版)译出

卡歇尔·拜伦的职业

〔英〕乔治·萧伯纳著

韩祖铎译

浙江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插页4 字数189,000 印数00,001—39,6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185 定 价: 1.20 元

译者前言

乔治·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是举世闻名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小说家、评论家。

1856年7月26日, 萧伯纳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市一个小公务员的家庭里。中学毕业后, 由于家境窘困, 十五岁便当抄写员、出纳员, 工作了五年。这期间, 他对音乐、歌剧、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二十岁时去伦敦谋生, 并致力自学, 常去大英博物馆图书室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1879年, 萧开始文学创作, 先后写了《未成熟》、《不合理的婚姻》、《艺术家的恋爱》、《卡歇尔·拜伦的职业》、《业余社会主义者》五部小说。这几部小说, 象简·奥斯丁早期的几本著作一样, 写完后没有很快得到出版家的赏识。于是, 他的兴趣转向短文, 为《明星报》写音乐评论, 为《星期六评论》周报写剧评和书评; 同时, 他也从事新闻工作。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萧伯纳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 他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 从而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1884年, 他参加了成立不久的费边社, 为它撰写《宣

言》，并成为这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集团的积极鼓吹者。列宁称他是“堕入费边主义者中间的一个好人”。他曾在政治、经济、伦理以及文艺等方面写了许多评论文章。1892年，他写出了第一个剧本《鰥夫的房产》，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剧作生涯。到1950年为止，他一共创作了五十一个剧本，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英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1925年，萧伯纳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他访问了苏联，高度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1932年来中国旅游，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先生等会了面。

1950年，九十四岁高龄的萧伯纳仍坚持写作，创作热情不减当年。同年11月2日病逝。

萧伯纳在戏剧方面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他不愧为莎士比亚以来英国一个杰出的剧作家。但是，他的小说在我国鲜为人知。许多知名人士对他的小说给予较高的评价。恩格斯说过“萧作为小说家是很有才能、很机智的”。英国名作家史蒂文森称颂他的小说“情趣盎然”，认为他是个“擅长叙事状物的真正天才”。而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对萧的小说尤为推崇，认为具有“非凡的魅力、幽默的情趣和绝妙的讽刺性”，甚至说萧是个“误入剧作之途的伟大小说家”。

萧伯纳的小说，除了前面提及的那五本以外，还有后来所著的《黑女求神记》和《短篇小说集》。在他的七部小说著作中，《卡歇尔·拜伦的职业》是比较成功、深受欢迎的一部。这部作品，《朗曼英国文学指南》誉之为萧的最有名的一本小说。

这部小说的主题，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涉及一个人的职业问题。对于职业——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向来有不同的看法。从十九世纪

英国资产阶级、贵族的观点出发，象样的职业莫过于当官，做牧师、律师或医生，对其他行业都不屑一顾。至于拳击业则被认为是尤其卑微低下的行当。卢西恩·韦伯对拜伦的诋毁正是资产阶级、贵族的职业偏见的大暴露。韦伯一口咬定，干拳击这一行的必然出身低贱，是屠夫、丘八、侍卫之流的粗汉，象赛马、斗鸡之类的动物，他们天性暴戾，冷酷、野蛮、贪财、欺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对拜伦职业的否定实际上是对他的身世、人格、品质的全面否定。

对于拳击这种职业，拜伦是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独特的见解的。他慨叹：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拳击式的战斗；要生存，就要学会战斗；由于擅长拳击，自己才免于堕落，才没有和伪君子、嗜杀成性的将军同流合污；作为职业拳击师，自己的人格并不比莉迪亚客厅里的亲朋戚友低下，甚至比其中的某些人要高尚得多。

职业问题，一旦与恋爱、婚姻问题相关联，就非同小可了，对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来说尤其如此。资产阶级要维护其“体面的门第”，贵族需保持其“高贵的血统”。小姐该嫁少爷，名门必配望族。身世、金钱、地位三方面条件具备，是传统的缔结良缘的基础。这种观点，在卢西恩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在莉迪亚的言行里也有所反映。拳击这个职业，平时是拜伦赖以谋生的手段，交友择偶时竟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那个社会的冷酷现实。卡歇尔与莉迪亚的婚姻问题，几经波折，最后毕竟圆满解决。但是，这与其说是一曲爱情的凯歌，倒不如说是一支传统观念的奏鸣曲。因为她是在卡歇尔·拜伦的身世弄清了、职业放弃了、财产确定了（虽然她对最后这一项并不看重）以后才答应与之婚配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俩思想上的局限性。

在这部小说中，男主人公卡歇尔形象丰满，写得较有个性，女主人公莉迪亚开明、爽朗、重人品轻钱财、重感情轻权势的良好气质也跃然纸上。当她的亲友甚至仆人对地位低下的拜伦侧目而视时，她对他却以礼相待，开诚相见。

由于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刻画得很鲜明，形象勾勒得很生动，小说的主题思想也就表现得比较突出。职业问题，几乎是每个人都要碰到的问题。萧伯纳以这个问题作为这本小说的中心，将“职业”一词直接纳入书名之内，实属有感而发，可谓用心良苦。他自幼家境窘困，尝过失学、失业的痛苦。他的亲友大部分也很穷苦，有各种不幸的职业遭遇，这对他刺激也很大。青年时期，他对拳击运动很感兴趣，经常观看比赛并熟悉拳击业的内幕，同情拳击师的苦难遭遇。拳击运动职业化，正象他在后来的剧作《华伦夫人的职业》中所揭露的卖淫活动职业化一样，是萧伯纳所深恶痛绝的。因此，1882年，正当英国社会动乱不定，个人职业没有保障时，萧毅然提笔创作《卡歇尔·拜伦的职业》，以拳击业为中心，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通过那些形形色色不公正、不合理的事例，抒发他的义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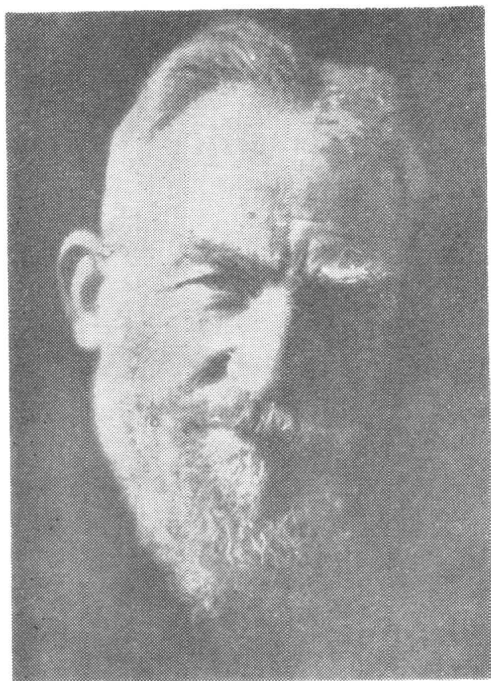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是颇具特色的。作品的结构比较严谨，重点比较突出。书中出现的各种人物四十有余，发生的大小事件也有二十多起，但小说的篇幅却不太长，事件虽比较多，但互有关联。作品语言风格也是上乘的。萧伯纳行文流畅，语多隽永，点缀于全书之中的那些讥讽、反话、双关语宛如锦上添花，为作品增色不少。这位语言大师的才华，在他二十六岁所写的这本小说之中已初见端倪。

无可讳言，作品也有其不足之处。这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发展描述得不够充分，有的地方显得突兀。最明显的缺点也许是

体现在对男女主人公婚姻问题的处理上。卡歇尔·拜伦与莉迪亚在婚姻问题上的三大矛盾一下子全然解决，这未免太迎合资产阶级的门第观念了。拳击，成为一种职业，是可悲的；尽管拜伦最后脱离了苦海，缔结了良缘，但是，职业拳击界有拜伦这样鸿运的人毕竟为数不多。帕拉戴斯的不幸遭遇，才是职业拳师生活的真实写照。

韩祖铎

1983年12月于杭州大学



〔英〕 萧伯纳像

序 幕

—

潘利公地的蒙克里夫寄宿学堂，是一所专为绅士子弟开办的学校。

从学校楼房背面凭窗远眺，潘利公地是长满荆豆和灯芯草的草地，莽莽一片，伸向西部地平线。

这是一个多雨的春天的下午。朵朵乌云在公地上空游动，从云层间隙透射出来的一束束阳光，辉映在绿黄夹杂的丛丛荆豆上。北面的群山沐浴在一阵大雨之中，显得溟溟蒙蒙；公地这边，雨后初霁，学校石板墙上的雨迹渐干。蒙克里夫学堂是一个白色的方形建筑物，以前，它是一位绅士的别墅。建筑物前面有一片培育得很好的草坪，草坪周围植有一些修剪得很齐整的冬青树。建筑物后面是一块场地，约有四分之一英亩那么大，已经圈起来专供学生们在此玩耍。在公地上漫步的人，有时可以听到界墙里的喧闹声或跑步声。外边的男孩在公地上溜达时，往往爬到围墙上向里面张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光秃秃的黄色地坪。地坪当中有块数码见方的水泥地，它已裂损得坑坑洼洼，不能给学生再作球戏之用。还有一个长棚，一个水泵，一扇被涂刻得一塌糊涂的门。楼房的背面破烂不堪，正面

稍好一些。学校大约有五十个男学生，都穿着宽领短上衣。每当这些学生们看到墙头上露出陌生面孔时，他们就乱喊乱叫地冲向墙边，对陌生人凌辱、挑衅，用一连串的泥块、石头、面团以及手边其他可投掷的东西把人撵走。

这天下午，一辆马车停在蒙克里夫学堂门口。车夫上身裹着一件白色橡胶雨衣；阵雨过后，他显得精神抖擞。屋内客厅里，蒙克里夫博士在与一位贵夫人谈话，她约摸三十五岁，衣着雅致，仪态万方，美中不足的是她的面色不好。

“没有任何进步，说来遗憾，”博士说。

“真令人失望，”夫人皱着眉头说。

“难怪你感到失望，”博士接着说。“我真诚地劝你把他送到其他——”博士忽然停顿下来。因为夫人嫣然一笑，扬起手，作了一个迷人的手势，表示反对。

“哦，不，蒙克里夫博士，”她说。“我不是对你失望，而是对卡歇尔更加恼火。因为我明白，要是他在你这儿都不求上进，那只得怪他自己了。至于说把他带走，我很难办到。假如你不再收留他，那我连一分钟的安宁都不会有。今天我走之前会和他好好谈一次，叫他检点些。再给他一次机会，行不行？”

“当然行，非常乐意，”博士大声说，这样一口答应，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你愿意叫他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不过，”——这时，博士又严肃起来——“现在他正处在学生时代的转折点，不管你怎样敦促他勤奋学习也不嫌过分。他现在快十七岁了，还这样无心学习，我真怀疑他是否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你大概希望他在就业以前取得学位吧。”

“是的，当然罗，”夫人含糊其辞地说道，显然是同意博士的话，但缺乏自信。“你看他将来干什么好呢？你对他的了

解比我多得多。”

“嗯哼！”蒙克里夫感到为难，“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他自己的爱好——”

“决不，”夫人轻快地打断他的话。“可怜的孩子，他懂什么？他自己的爱好肯定很荒唐。很可能他要上台演戏，象我一样。”

“啊！那你是不愿意他干你这一行了？”

“肯定不。我希望他没有这种想法。”

“据我所知，他没有这种想法。他对任何学科都无所用心，我说最好还是由父母亲来决定他的职业吧。当然罗，我还不知道他听不听大人的话。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他并没有显露出什么特殊的天分。”

“可怜的孩子，他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夫人苦笑着说。见博士惊讶，她很快接着说：“其余的都去世了。”

“啊！”

“然而，”她继续说，“在物质方面我肯定会给他安排得好好的。不过，如今就业考试不及格，是难以找到工作的。他真得用功了。如果懒惰的话，必然会自食其果。”

博士显得有些为难。“事实是，”他说，“你不能再把儿子当孩子对待了，虽然在习性和思想方面他还是个孩子，但体格方面，他正迅速成长为一个青年人。这使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这问题希望你跟他认真谈一谈。我必须告诉你，在学生中，他已有些名气了，是个运动员了。体育锻炼是教育制度中认可的一部分，搞得恰当，无可非议。可是，说来遗憾，卡歇尔仗着力气过人、手脚灵活，往往要动武。几个月前，在潘利大街他跟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竟然打起架来了。这桩事没有即时传到我耳边；事后得知，我并没去注意，因为据说他是为了护卫一个

小孩子才和人家干起来的。不幸，后来他犯了更严重的过失。他和另一个学生请假同去潘利教堂。过后我发现他们的真正目的却是去公地观看一场职业拳击赛——这当然是非法举行的。除了欺骗师长之外，我认为他们的爱好也很危险；因此，我不得不严加惩处，罚他们六周不准出校门。然而，我不认为把孩子惩罚了就万事大吉。我很重视母亲的作用，她会使男孩子特有的野性变得温顺些。”

“我想他一点也不会听我的话，”夫人说，显出同情的样子，好象在怜悯博士本人的处境。“当然，我会和他谈谈的。他的叔伯辈一直好斗；他们活在世上没干过好事情。”

“请您跟他谈吧。内容不外乎三方面：要他认识努力——更加努力——学习的必要性；认识作风粗野的危害性；并且叫他谈谈自己将来的打算。你认为目前还不必过分计较他对职业的看法，我同意你的观点。天真的幻想，甚至也能用来激励青年人上进。”

“说得是，”夫人赞同，“我会给他上一课。”

博士疑惑地望着她，心想，也许她以母亲的身分亲自上一课是比较好的。但他不敢对她说出自己的疑惑；敢说又有什么用，他对女演员总有一种偏见，认为她们缺乏纯真的感情。他又怕她对儿子的事感到厌烦起来；他身为神学博士，可是和一般人一样，不愿在漂亮女人面前显得办事不力。因此，他就撒铃叫佣人去请卡歇尔·拜伦少爷来。不一会儿，楼下一扇门砰的一声开了，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博士有些激动起来，想说点什么，可是一时想不出，他默不作声地坐着，嘈杂声中扬起“拜——伦！”、“卡谢！”的呼喊声，“卡谢”是模仿缝纫用品商店里人们通常对会计的称呼。最后，传来尖锐的叫声“妈——妈——妈——啊！”这明确显示拜伦应召而来了。博

士涨红了脸，拜伦夫人微笑着。门关了，嘈杂声没了，脚步声从楼梯传来。

“进来，”博士大声鼓励着。

卡歇尔·拜伦少爷羞怯地走进来，窘迫地走近母亲身边，吻了一下她仰起的脸，这时她严厉地审视着他浑身上下。由于才十七岁，他还不知如何亲吻。他笨拙地连牙齿都碰了上去，使拜伦夫人吃了一惊。他意识到这不对头，就挺直身子，同时把非常肮脏的双手藏在上衣的窄褶里。他已长大成人了，颈粗肩宽，金棕色短发蜷伏头上。他眼睛蓝晶晶的，一脸孩子气，看样子很犟。

“卡歇尔，你好啊？”拜伦夫人威严地说道，并且望了他一会儿。

“很好，谢谢，”他说着咧嘴一笑，但不敢看她。

“坐下，拜伦，”博士说。拜伦一时不知怎样坐才好，犹疑不决地从这只椅子看到那只椅子。博士找了一个小借口就走出房间，这下子他的学生才轻松许多。

“卡歇尔，你已长大了。我担心你太笨拙、倔强。”卡歇尔脸红了，显得沮丧。

“我不知道怎样对待你才好，”拜伦夫人接着说。“蒙克里夫博士对我说，你很懒散、粗野。”

“我不，”卡歇尔绷着脸说。“这是因为——”

“这样顶撞我没有用，”拜伦夫人立即打断他的话。“我相信蒙克里夫博士说的全是事实。”

“他总是那样讲我，”卡歇尔哀伤地说。“我学不进拉丁语和希腊语，不明白学它有什么用。我跟别人一样用功——可就是经常有些烦闷。说我性野，是因为有一天我和古利·莫尔斯沃思出去了，我们见公地有一群人，走近一看，原来有两个

人在斗拳。他们到那里去斗拳，又不是我的错。”

“是的，卡歇尔，你总是有许多动听的借口。可我不允许斗拳，你必须真正用功读书。你有没有想过，每年为你付一百二十镑给蒙克里夫博士，我工作多么辛苦？”

“我是尽力而为的。老博士似乎认为一个人除了整天写些拉丁韵文之外，就不该做别的事。博士认为泰瑟姆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可他的翻译全是抄袭来的。假如我有拉、英对照读本，我也会翻译的——很可能译得更好。”

“卡歇尔，你很懒散；这我确信无疑。每年花费这么多钱却不见效果，真叫人恼火。你还是早些考虑就业吧。”

“我要从军，”卡歇尔说。“这是绅士们唯一的职业。”

拜伦夫人朝他看了一会儿，似乎对他的想法感到惊愕。可是，她克制了自己，仅仅说，“我看你还是另外选择一个职业，别破费我更多的钱。此外，你得考试及格才能从军；不读书，怎么行呢？”

“哦，时机一到，我笃定行。”

“哎呀！卡歇尔，你说话越来越粗鲁了。在家里我对你的苦心全白费啦！”

“我说的话跟别人没什么两样，”他绷着脸反驳道。“过分挑剔字眼，我看没有用处。别人老是嘲笑我说的话，对此我总是忍受。当然，这儿的人对你的一切都知道。”

“对我的一切都知道？”拜伦夫人重复着，好奇地望望他。

“我的意思是，对你演戏的事都知道，”卡歇尔说。“你怪我好斗，可是，如果我斗不掉某些人对我的嘲笑，我的日子才真难过哩。”

拜伦夫人疑惑地笑了一笑，静静地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看了看天气，说道，“卡歇尔，现在我得走了，趁阵雨

还没下下来。你务必学些东西，懂点礼貌。我看你得快些去剑桥读书。”

“剑桥！”卡歇尔激动地叫了起来。“妈妈，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

“哦，我说不上来。还没到时间。蒙克里夫博士说你好去了，你就去。”

“那要拖很久很久的，”卡歇尔说，显得很沮丧。“他不会很快放弃每年一百二十镑的收入。大块头英格利斯二十出头了，老博士才让他走。啊！妈妈，我能不能这学期一结束就走？我相信，在剑桥我会读得好些的。”

“瞎扯，”拜伦夫人断然说道。“我要你在博士这儿至少再待一年半，你如果读得象样些倒可以提早离开这儿。卡歇尔，现在你别发牢骚啦；不然你真烦死我了。我后悔，不该跟你提起剑桥。”

“我宁愿去其他学校，”卡歇尔苦苦诉说。“老蒙克里夫那么讨厌我。”

“因为我指望你在这儿读，你就只想离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要你留在这里。”

卡歇尔闷声不响，脸色阴沉，思想抵触。

“我走之前还要跟博士说几句话，”她说又坐下。“现在你可以回去玩了。再见吧，卡歇尔。”她再次仰面让他亲。

“再见，”卡歇尔声音沙哑地说，转身朝房门走去，佯装没注意到她的表示。

“卡歇尔！”她不胜惊异地叫了一声。“你生气了吗？”

“不，”他气呼呼地反驳道。“我没说什么。我想我的礼貌不够周全，对不起；但我没有办法。”

“很好，”拜伦夫人坚定地说。“卡歇尔，你可以去了。”

不过，我对你是看不满意的。”

卡歇尔走出房间，砰地关上门。在楼梯下面有一个大约比他小一岁的男孩子急着向他打招呼并挡住他的去路。

“她给了你多少钱？”这男孩子低声问。

“一文没给，”卡歇尔咬牙切齿地回答。

“喔唷！”男孩子大失所望地嚷着。“那太小气了。”

“没有比她再小气的啦，”卡歇尔说。“这都怪老猢狲蒙克里夫，老在她面前说我坏话。可是，她跟他一样坏。古利，不瞒你说，我恨我妈。”

“啊，得啦！”古利惊讶地说：“老兄，这有点过火了吧。但她确实也该容忍你一点儿。”

“古利，我不知道你打算干什么；但是我想逃走。她以为我会在这儿再呆两年，她大错特错了。”

“逃走可太有意思啦，”古利笑着说。“不过，”他突然严肃起来，“要是你当真的话，我也走！威尔逊刚才给我安排了很多作业；我才不去做它哩。”

“古利，”卡歇尔显得眉飞色舞，“我真希望看到我们在公地上见到的那批小伙子中的一个向博士直冲过去——把他击倒。”

古利忘乎所以，竟滴起口水来。“对，”他气喘吁吁地说：“最好是名叫菲伯的那个人来。一个回合就可以解决这老家伙了。我们到操场去吧，他们发现我在这儿，会骂我的。”

二

当天夜里，朦胧的月色透过云层笼罩大地，潘利公地是黑压压的一片，微亮之处一根乌木也显得昏暗不清。蒙克里夫寄